青田栖霞寺与莺花亭

青田县鹤城镇瓯江南边，原有一个小村，因地处河水之南，原名河南，后改称水南，今属瓯南街道。水南因村边有座古朴典雅的栖霞寺而闻名于世；村边坑底山上，有传说叶法善与葛仙翁对弈的“棋盘坛”的胜迹；村口原有清嘉庆廿三年（1818）敕建的叶圣飞百岁坊；寺前的青山庵，还有宋景献太子亲笔题额。这些人文胜迹，积淀有丰富的历史文化蕴涵，与自然山水秀丽风光相融，水南村成为著名的旅游胜地，曾引来大批游客与信徒。

关于栖霞寺的兴建与沿革，清光绪版的《青田县志·寺观》有载：

栖霞寺 县南二里，旧名“披云”。唐天宝（742—755）初建，宋咸淳（1256—1275）改名。

寺院因位于披云山下，始名披云寺。自中唐建寺至今，已有1250多年历史，真可称为千古名刹。到宋末咸淳年间，因寺院上空彩霞满天，久久栖跱，不忍离去，十分壮观美艳，就更名为栖霞寺。开初，栖霞寺的规模并不大。后来，随着游客和信徒的增多，寺院规模也不断扩大，占地面积竟达数千平方米，房屋就有几十间。原先曾有沙门、台门、大雄宝殿、土地殿（又名“白衣丞相殿”，后改建学校）、观音殿、魁星阁等建筑；大雄宝殿鸱尾重檐，梁柱盈抱，前有藻井回廊相衬，颇为富丽堂皇。当年，寺里晨钟暮鼓，梵呗嘹亮，香火连绵，烛烟缭绕，好不热闹。经历了岁月沧桑与战火兵燹，原先的建筑多已圮废。到清朝初期，尚存仪门、客厅、官厅、内房、观音殿、白衣丞相殿等，面积尚有500平方米。岁序更迭，斗转星移，沧海桑田，当今的栖霞寺，既没有山门，又没有围墙，无遮无拦，和周遭民居融成一片。寺院现仅存二进白衣丞相殿、观音殿和放生池。白衣丞相殿修建于清光绪二十年（1894）。观音殿面宽五间，四周有回廊，呈正方形。明间上施藻井，次间明伏。观音殿修建于清康熙年间，面宽三间，重檐歇山顶。殿内，尚存清康熙二十一年（1682）铸造的铜钟一口，是件珍贵的文物。栖霞寺一带的自然山水与人文胜迹，仍然为文人墨客和游客行人流连忘返：

禅室栖霞景色幽，好山好水已兼收。白云迷径钟声出，红日临窗塔影留。（清·王铭澜《游栖霞寺》，选自《王氏宗谱》）

20世纪40年代初，温一中部分师生为躲避日寇曾在寺内求学近两年之久。80年代初，笔者曾踏访栖霞寺时，已是殿堂朽腐，满目苍凉。后来，寺院经过多次修缮才成今日面貌。

在栖霞寺前的左侧，则留有一座瓦石坚造的“莺花亭”。亭中，立有一块高大的词碑，高172厘米，宽85厘米，配有厚15厘米的青石座垫。碑的阳面正中，以篆书镌刻着“宋秦淮海先生留宿处”九个大字；左右侧镌刻有后人步秦观《千秋岁》词原韵的和词四首。碑的阴面右首，以行书镌刻着秦观中调名作《千秋岁》词全文，字体饱满潇洒，清新秀丽；左首，以行书镌刻秦观裔孙观荣、耀奎、国钧三人的《重立石碑序》；两侧，镌刻有五、七言诗和步韵词六首，书体多种。栖霞寺因有纪念秦观的莺花亭与《千秋岁》词碑而一直闻名遐迩。

故亭和碑已于1984年7月被列为青田县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85年9月还规定寺院一带为保护区和建设控制区。

秦观与青田的交集，缘于“坐党籍”。《宋史》卷四百四十四，秦观本传有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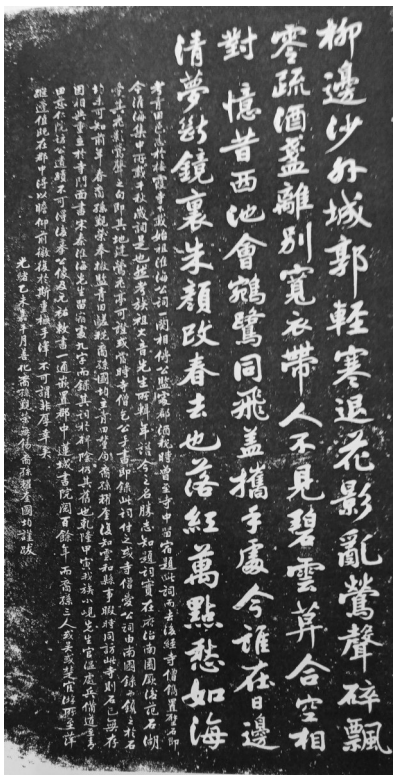
绍圣初，坐（元祐）党籍，出通判杭州。以御史刘拯论其增损《（神宗）实录》，[道]贬监处州酒税。

绍圣元年（1094）三月，秦观被新党佞人斥逐出京（开封），外贬杭州通判。“道贬处州”，秦观尚未到达杭州，在半路上又被再贬为监处州酒税。夏秋之交，他才到达处州管库。在以后监征茶、盐、酒税的两年多的时间里，他曾多次去青田执行公务。

秦观早年就“通晓佛书”，并常和佛子往来与唱和；贬官处州后，他更是：

市区收罢鱼豚税，来与弥陀共一龛。此身分付一蒲团……偶为老僧煎茗粥……（《处州水南庵》）

水南村栖霞寺莺花亭



柳边沙外城郭轻寒退花影亂鶯聲碎飄零疏酒盞離别寬衣帶人不見碧雲暮合空相對憶昔西池會鵷鷺同飛蓋攜手處今誰在日邊清夢繞鏡裏朱顏改春去也落紅萬點愁如海

秦观千秋岁词碑拓本

到青田监税，秦观从陆路比过舒桥，与昙法师交集最多。明崇祯《处州府志》云：“昙法师，本瑞安人，居青田县之慈仁院（在县城西北舒桥一带，唐大中年间兴建），出入禅机，尤善吟咏。每一月或半月不火食，人异之。秦少游谪处州时，与昙相与最笃。后去，与昙留别诗。”秦观谪处州管库三年里，与昙法师，情谊颇深。在公务之余，他经常与之往来，畅怀喝酒，赠诗消愁。清光绪版《青田县志》就载有《留别昙法师》诗。

水南村一带风光秀丽，又是古刹栖霞寺所在，秦观来青田栖霞寺并留宿，这是常事。清朝光绪版《青田县志》则有明确记载，文人墨客诗中亦每每提及“偶来古寺借栖霞”，所以，词碑阳面所镌刻的九个大字，记的应是实事实录。

《千秋岁》词，反映秦观羁旅处州的沦落生活，寄寓着作者华年不再、希望无存的无限身世悲慨。结句“春去也，飞红万点愁如海！”是词人对时局与人生濒于绝望的最真实、最深沉、最悲惋、最凄厉之呼喊。《千秋岁》词既不是“纪游之词”，又非“怀人之篇”，而是平生身世与国运的羁旅寄慨之作。它反映秦观生活前期向后期的思想转折、词风转变之关键性作品，因而也是秦观最有代表性的名篇，当年师友唱和之作就有八人九次之夥，故在中国文学史、中国词史中都选中这一篇。

关于《千秋岁》词的创作地点，众说纷纭：处州说、青田说、郴州说、衡阳说、藤州说等，似乎莫衷一是。明代的《一统志》、清代的《浙江通志》和青田县旧志都众口一词，称《千秋岁》词为“秦观栖霞寺词”。而实际并非如此。清光绪十九年（1893），秦观裔孙观荣、耀奎、国钧三人一同来栖霞寺踏访先祖遗迹，见先前刻石早已泯灭不存。直到光绪二十一年（1895），秦观裔孙才重新将《千秋岁》词刻石于寺门。次年，青田知县将词碑移至寺后右侧，仿处州南园也造起莺花亭。新恤竖立的词碑和新造的莺花亭，离宋代词坛巨擘秦观去世已近八百年。其间朝代废兴，人事湮没，口传之秦观栖霞寺所题词虽或有所据，但未必是考信与实录，更多是“名人效应”的攀附。

在新竖立词碑阴面左首镌刻的《重立石碑序》中，却有这么一段重要文字：

考青田邑志于“栖霞寺”下，载始祖淮海公词一阕，相传公监处郡酒税时，曾至寺中留宿，题此词而去。后经寺僧镌置壁石，即今《淮海集》中所载《千秋岁》词是也。然考族祖大音（秦瀛）先生所辑《年谱》、今之《名胜志》之题词，实在府治南园。厥后，范石湖爱其“花影”“莺声”之句，即其地建莺花亭可证。或当时寺僧乞公手书，即录此词付之；或寺僧爱公词，由南园录而镌之于石，均未可知。

碑序明确指出：秦观题词于栖霞寺中，只是“相传”而已；而题词于处州府治南园，则早在宋代范成大就有“秦少游‘水边沙外’之词，盖在括苍监征时所作嫡”之论断；更有秦瀛所辑的《淮海公年谱》、清朝的《名胜志》和《浙江通志》可证：

先生在处州，……游府治南园，作《千秋岁》词。后范成大爱其“花影”“莺声”之句，即其地建“莺花亭”。（秦瀛《重编淮海先生年谱节要》）

南园《名胜志》：郡城小栝（苍）山与万象山相连，势甚高敞，唐时南园在其间。园内有莲城堂、莺花亭。（《浙江通志》卷五十一《古迹》）

而“镌之于石”在栖霞寺，要么是“当时寺僧乞公手书，即录此词付之”；要么由于“寺僧爱公词，由南园录而镌之”。

从碑序可知，早在清朝建亭竖碑之时，人们就已清楚地知道：《千秋岁》词不是秦观在青田栖霞寺创作。但是，秦观裔孙和当地民众还是要再次建亭和重立词碑，这反映秦观后代与青田人民对“一代奇才”秦观遭遇的深切同情，敬重其立身行事，仰慕其词作杰出的艺术成就。

绍圣三年，秦观“以不职罢”，还被“削秩”。在“既官满，与昙别，留绝句以遗之”（明成化《处州府志》卷第五）：

缘尽山城且北归，此生相见定难期。保持异日莲花上，重说如今结社时。（《留别昙法师》）

诗作流露出秦观对前途与人生的绝望，竟把“相见”寄托在“异日”来世。昙法师在别后十分怀念秦观，曾在舒桥为他建祠，名为“秦学士祠”。“异时，院僧以名贤故迹，因绘像立祠于院。嘉泰间（1201—1204），郡守胡澄访其遗像，遂取以往，刊石郡斋。”（同前）惜古祠年久失修，几乎不留遗迹。

偶来古寺借栖霞，竹径松坛花满蹊。水畔罢琴看野鹤，云房下榻听天鸡。月回翠槛烟光淡，山映禅关树色低。（明·吴志章《栖霞寺》，清康熙《处州府志》）

十里烟光抱寺回，黄昏林影带莓苔。云依野鸟巢边宿，月上山僧塔顶来。（清·端木国瑚《栖霞寺》，清光绪版《处州府志》卷之九）

两诗着重叙写水南村与栖霞寺一带风光无限，抒发世事沧桑的感慨，而国瑚诗更流露有后人对“风流词客”秦观的真心仰慕与深切怀念。

（市直 赵治中）